airiti

華俄關係

Sino-Russian Relations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畢英賢*（Pi Yinghsien ; Би Иисян）

摘要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底，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取代了蘇聯，其對華關係基本上是延續蘇聯末期的政策，新的政治條件更有利雙方實質關係的發展。台北與莫斯科關係在蘇聯末期已開始解凍和改善，其政治上的劇變，沒有影響其進程。1992 年 9 月，葉爾欽下令，確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華俄之間只有非官方關係。不久設立台北與莫斯科間的「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互設代表處。在對華政策上，俄方存在不同觀點。一些俄羅斯學者認爲，俄華關係應像美華和法華等關係一樣，對台灣只維持非官方關係。在經貿關係上，穩定發展。雙方直航可能在不久的未來開始。文化交流持續進行。台灣自費前往俄羅斯留學或遊學的人數也逐漸增加。教育部提供獎學金給俄方學生，來台學習華語或研究台灣經濟。兩國之間文藝團體的往來，亦早已開始，絡繹不絕。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與彼此認知在日益加深中，爲改善實質關鋪路。

關鍵詞：中華民國，俄羅斯，經貿連繫，文化交流。

*文化大學俄國語文學系主任。

airiti

Abstract

At the end of year 1991,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Russia became an independent state, taking on the rol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Moscow's policy towards the ROC did not undergo any drastic changes, while the new conditions are more 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ROC-Russian relations. Taipei-Moscow ties, having been improved at the last stage of the USSR,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dramatic political event. However, on September 1992,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announc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an organic part of China, therefore, any relations between the ROC and Russia are merely unofficial and people-to-people. In spite of that, the two sides set up later Taipei-Moscow Economical and Culture Commission, respectively keeping its reprehensive office in the other's capital. In regard to policy towards the ROC, there ar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mong Russians. Some of them contend, that their relations with Taiwan should be exactly like those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ROC. In reality,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oth sides are progressing stably, and the exchanges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creasingly. By and larg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of each other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re improving deeper and wider. And that may be a guarantee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ll aspects of ROC-Russian relations.

Key words: ROC, Russia, economic relations, exchanges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airiti

Аннотация

В конце 1991 года,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независимым сувере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взяв на себя роль СССР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 претерпела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ложились новые более выгод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вязи между Тайбэем и Москвой, улучшавшиеся в последний период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е были разорваны в ходе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в России. Однако в сентябре 1992 года Президент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заявил, что «позиция Москв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айбэя согласована с КНР 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м: Тайвань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Китая, Россия не признаёт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двух Китаев» или «одного Китая и одного Тайван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в июле 1993 года в Москве было открыт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Тайбэйско-Московск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о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и культур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Аналогичн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Тайбэйск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о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в декабре 1996 года начало работу на Тайване. По вопросу ны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Москв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айваня в России имеются разн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элиты пришла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е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Тайбэем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одобны тем, что существуют между Тайванем и США, а значит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с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на Тайване лишь не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торговы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Р и РФ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и буду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Более того,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 между народами двух стран также стало возрастать. Это и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ой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улучшения и углублени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ими.

壹・前言

airiti

本文旨在檢視中華民國與俄羅斯聯邦關係(以下簡稱：華俄關係)發展的背景、起步、發展過程、交流現況以及難以突破的原因。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聯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斷絕，雙邊關係惡化，相互成仇。六十年代;中，北京與莫斯科失和，於是在台北與莫斯科間展開一場祕密外交，但不果而終。七十年代底，台灣當局實行務實外交，不是敵人，就是朋友，開始與共黨國展開務實關係，並莫斯科方面開始間接的商業連繫。1991 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獨立並取代其在國際上的地位。華俄關係因此進一步發展，經貿繼續增進，交化交流頻繁。但是，雙方關係中仍有不少困難，有待克服。

貳．關係惡化 相互成仇

1948 年 12 月 21 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向大會提出控蘇案，控告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事件。[1] 1952 年二月，聯大通過了控蘇案，譴責蘇聯破壞 1945 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2]其要點爲：蘇聯在日本投降後，對中國國民政府在東三省恢復中國主權之努力，橫加阻撓，並以軍事及經濟上之援助給予中國共產黨，以反叛中國國民政府。[3]1953 年 2 月 25 日，國民政府明令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並保留中國人民對於蘇聯因違反該條約及其附件所造成對中國之損害，向蘇聯提出要求賠償之權。[4] 從此，雙方相互敵視。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政權成立，蘇聯予以承認，已事實上廢棄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5] 中共政權初期，蘇聯一方面，協助中共整頓武力並協助北京防阻國民政府從台灣反攻。[6] 另一方面。支持中共爭取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的代表權。蘇聯宣稱，沒有中共的參與，聯合國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同時，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堅執「反共抗俄」政策。1954 年 6 月，一艘蘇聯油輪「陶普斯」(Tuapse)號進入台灣領海，被台灣中國空軍攔截，海軍將之逼至台灣北部港口，沒收其物資，船上人員被視爲俘虜。大部分船員前往美國，或移民第三國，或回蘇聯，一部分留在台灣。1989 年時，尚有四人在台灣，中國政府按其志願，三名遣返蘇聯，一名仍留台灣。[7]

---

[1] 傅啓學，**中國外交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94，七刷)，下冊，頁 735-738。
[2] 傅啓學，**前引書**，下冊，頁 742-743。
[3] 劉彥 原著，李方晨 增編，**中國外交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九年，七版)，頁 915。
[4] 傅啓學，**前引書**，下冊，頁 744-745。
[5] I. F. 庫爾丘科夫， V. N. 尼基夫洛夫，**蘇中關係文件集 1917-1957**(莫斯科：東方文獻出版社，1959)，頁 196-198。
[6] G. V. 阿斯塔費耶夫，A. M. 杜賓斯克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頁 1。
[7] I. 拉金妮娜， M. 赫魯波斯托夫，「來自地獄的三個人」，**新時代**(莫斯科)，1998, 期 35， 頁 30-33。

airiti

參・時變境遷 祕密接觸

60 年代中期，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蘇聯對台北的態度有了轉變。在官方媒體上，出現有關中華民國的中性報導，也出現了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國旗。[8] 在蘇聯，這種現象絕非偶然。

1968 年 10 月 22 日，蘇聯記者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來台訪問，展開了中蘇間一段祕密外交。路氏希望雙方在第三國建立大使級接觸，中方派新聞、商務或其他代表至莫斯科，並提出兩個中國的想法。他與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密談，其要點爲：與路易斯建立連絡網，交換情報，毛澤東下台後，蘇聯可與國民黨合作。路氏稱，國民黨講理，蘇聯可與之共事。[9] 1969 年 5 月 14 至 16 日，當時的新聞局長魏景蒙與路易斯在維也納舉行第二次密晤。魏氏離台時，蔣總統提出五點指示，大意是：反毛政權是雙方合作的基礎；商討推翻毛政權的辦法之前，應先商訂政策；不實行國共合作政策；國府可吸收毛政權之反毛分子；今後會商的課題可包括邊疆、經濟、外交等。[10]

會晤時，路氏先傳達莫斯科方面的重要答覆：「不論台灣或中國之一部發生任何形式之爭執，蘇聯認爲是純爲中國之內政，與蘇聯無關，如形成內戰時，蘇聯決不支持毛澤東」；關於軍火問題，希望台方提出交貨名單及地點；台北可派商務代表至莫斯科；雙方應立即開始交換情報。同樣，魏氏把蔣總統五點原則回覆對方。[11] 二人約定，十月再在羅馬會面。屆時，魏景蒙如期抵達羅馬，路易斯臨時爽約。事後，他解釋，當時蘇聯與中共正在北京談判疆界問題，深恐台蘇密談曝光，使莫斯科陷入窘境。1970 年 10 月底 11 月初，二人在維也納第三次會談。此次，路易斯提出更重大的問題，魏氏未予答覆。[12] 按照魏氏日記，他回台灣後曾向當局報告經過。以後未見下文，這一段秘密外交即告終斷，未見實質結果。據美方學者言，路易斯於民國六十一年夏再度秘密訪台[13]，以後再無所聞。

1969 年春，中共就此事發表評論，指責蘇聯與美國共謀，試圖製造兩個中國。[14] 事實上，蘇聯與中華民國的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在很多國際場合熱情對話，相互問好。1973 年 5 月，兩艘蘇聯軍艦經過台灣海峽，並沿台灣島繞行一週。據報導，此次航行曾獲台灣方面的首肯。

肆・不是敵人 就是朋友

---

[8] 畢英賢，「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的演變」，**問題與研究**，民國八十年，卷 30，期 10，頁 101-102；J. W. 高維爾，「台灣的俄羅斯選擇」，**亞洲觀察**(*Asian Survey*)，1988 年 7 月，頁 754-755。

[9] 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蘇聯特務在台灣**(台北：聯合報社，民國八十四年`)。頁 33-35；「維克多路易斯事件」，**中國新聞**(英文)，1995 年 5 月 23 日，頁 1，11。

[10] 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前引書**，頁 52。

[11] **前引書**，頁 53-56。

[12] **前引書**，頁 88-91。

[13] H. 辛頓(Harold Hinton)，**中蘇對抗：對未來的意涵**(紐約：國家戰略情報中心，1977)，頁 28。

70 年代，美蘇和解遇阻，北京與莫斯科關係無改善跡象，美國聯中共制蘇聯，形成戰略三角的互動關係。中共成爲美國用以制衡蘇聯的「一張牌」。由於台灣和美國關係密切，又與中共勢不兩立，與蘇聯之間又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淵源，於是也成爲「一張牌」。蘇聯固可利用「台灣牌」牽制中共，台灣亦可利用「蘇聯牌」警告美國，在其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際，不可忽視或出賣中華民國的利益。因爲，美國並非台灣的唯一選擇。對這一政策，台灣內部存在著正反不同看法。早在民國六十三年，總統府資政陳立夫在國民黨中央演說時指出，只有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才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蘇聯如果還不覺悟，終有大禍臨頭之一日。[15] 後來，當台灣與蘇聯祕密往來之說甚囂塵上之時，蔣宋美齡突然在台北各大報發表了「與包羅廷談話的回憶」。她在前言中說，只有有經驗的眼光與成熟的判斷，方能洞悉蘇聯行動技巧的破壞力。[16] 這顯然是給主張聯蘇者的一個警告。

1976 年 9 月，毛澤東病故，爲改善中(共)蘇關係帶來和解契機，台蘇之間接觸的傳聞暫時蟄伏。1978 年開始，台蘇關係話題又告升溫。在這一年之中，有關台灣與蘇聯交往的報導甚多。1979 年 11 月，中共與蘇聯在莫斯科開始了關係正常化談判。於是，台北與莫斯科之間的種種傳聞亦隨之冷卻。

70 年代底，國民政府放棄了「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立場，而認爲「不是敵人，就是朋友」。對大多數東歐國家，開放直接貿易，對蘇聯等則採行間接貿易。從此，台灣各界對蘇聯開始感興趣。1985 年三月，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成爲蘇共的總書記、蘇聯的最高政治領袖。在國內，他積極進行改造、公開性及民主化政策，對外則執行以新政治思維爲基礎的對外政策。在這一政策中，降低意識形態因素，淡化敵對氣氛。美蘇緊張關係逐漸緩和，北京與莫斯科開始了關係正常化的過程，冷戰陰霾在消失中。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也由緊張趨向緩和。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在經濟發展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並開始了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歷程；在外交上則採取務實主義。在國內外新的形勢下，中華民國與蘇聯的關係發生了新轉折。

1988 年開始，蘇聯利用間接管道傳達，願與中華民國發展經貿關係。[17] 在蘇聯頻頻的表態下，台灣社會開始出現「蘇聯熱」。台灣商人與一般民眾開始前往蘇聯考察或經商。蘇聯公民或官員也開始入境台灣，進行訪問。1989 年 3 月，台灣當局批准蘇聯小姐和愛沙尼亞小姐來台參加一九八九年全球小姐選美。[18] 5 月，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在台北舉行第二十二屆會議，具有官方身份的蘇聯代表亦獲准來台出席。同月，台灣的蘇聯市場調查團前往蘇聯訪問三週；10 月，莫斯科市長卜包夫(G. Popov)來台參訪，會見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簡言之，

---

[14] 「蘇修同蔣匪幫正在加緊反革命勾結」**人民日報**，1969 年 3 月 6 日。
[15] 陳立夫，「駁斥匪『統一』『和謠』」，**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一日，頁 2-3。
[16] 蔣宋美齡，「與鮑羅談話的回憶」，**中國時報**，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頁 13-14。
[17] **中國日報**(英文)，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六日，頁 1；**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日，頁 5。
[18] **聯合報**，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頁 8。

中華民國與蘇聯往來的大門已開。1990 年初，台灣對蘇聯開放直接貿易與直接通郵。在蘇聯存在的最後幾年中，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雖有困難，尚稱順利；林漁合作已達成初步協議；科技文化交流亦已開始。[19]

伍．俄國獨立 關係改善

1991 年底，蘇聯解體，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俄羅斯獨立，在國舞台上正式取代蘇聯。但是，與蘇聯不同，俄羅斯的外交路線是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爲導向。[20] 俄羅斯的對台灣關係基本上是延續蘇聯末期的政策，而新的政治條件更有利雙方實質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早在民國 1991 年夏，蘇聯學者曾發表專論指出，蘇聯和台灣是自然的貿易夥伴；台灣是各種原料長期和大宗的需求者，也是電子產品、紡織品、家具、鋼鐵、化學和精密機械產品的大量出口者。因此很多蘇聯商人，渴望開拓這個既誘人又陌生的市場。[21] 10 月，蘇聯經濟官員訪台，曾引起另一波蘇聯熱。莫斯科政權的轉變，沒有使其降溫。1992 年 3 月，華俄簽訂高科技合作協議，台灣可聘請俄羅斯高、低溫超導體，醫療雷射及汽車工業等專家。[22] 6 月下旬，俄海軍上希道洛夫訪台。他說，俄羅斯軍售，不排除任何國家，但是，華俄交流宜以經濟友誼爲起步，焦點不必放在軍售上。希道洛夫在台北發表演講說，俄羅斯願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友好。[23]1992 年 9 月，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下令，確定俄羅斯與台灣關係的性質。該文件指出，俄羅斯對台灣政策的基礎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強調，華俄之間只有非官方關係，一切活動由非政府機構、民間及商業公司進行。[24] 前此，中華民國外交部次長章孝嚴於 1 月與 4 月，以民間商業代表團團長身份，兩度造訪莫斯科。9 月 9 日，雙方宣布，同時成立台北與莫斯科間的「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俄總統任命總統專家委員會主席羅波夫(O. Lobov)爲俄方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主席。[25]

9 月 16 日，羅波夫率領俄羅斯非政府代表團訪台，舉行中俄「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聯合會議。雙方簽署了關於發展旅遊事業和航空運輸方面的協議，以及兩個委員會之間的協議書。[26] 1993 年 7 月 11 日，台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在莫斯科設立代表處；1996 年 12 月 15 日，俄方在台北設立代表處。至此，中俄之間已建立了非政府的溝通管道。

---

[19] 畢英賢，**前引文**，期 10，頁 107-1110

[20] 「俄羅斯對外政策基本原則要點」，**國際事務**(莫斯科)，1993 年 1 月，頁 18-20。

[21] 胡倫厚吾，「蘇聯和台灣業務合作的可能性」，**今日亞非**(莫斯科)，1991 年 6 月，引自莫斯科廣播電台華語廣播，1991 年 6 月 22 日播出。

[22] **中國新聞**(英文)，1992 年 3 月 19 日，頁 1。

[23] **聯合報**，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頁 3；**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頁 3。

[24] **中國新聞**(英文)，1992 年 9 月 17 日，頁 1。

[25] **消息報**(莫斯科)，1992 年 9 月 10 日，頁 3。

[26] **中國新聞**(英文)，1992 年 9 月 18 日，頁 3。

在莫斯科，關於如何發展對台關係，存在不同觀點。一 派認爲，與台灣交往應無限制，不應受中共的阻撓，而要面對台灣。另一派則持保守立場，他們大部是政府結構內的反台灣說客。這些人存心偏袒中共，無視國家利益。[27]至於俄羅斯外交部則有自已的解釋，例如，俄外交部亞太司副司長發表文章說，台灣問題不僅對俄羅斯，而且對其他國家都是一個兩難的問題，美國也不例外；他強調，俄國不能擺脫重大的政治現實，包括對中共的關係。因此，對台灣關係的發展，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制。就像美國和法國等一樣，俄羅斯與中共得保持充份的、正式的外交關係，對台灣只能維持非官方的、非政府的關係，不承認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28]

陸．經貿發展 文化連繫

華俄經濟與貿易關係始於蘇聯末期，俄羅斯獨立後，繼續發展。1987 年，華蘇貿易總額爲 759 萬 8 千美元，次年增長三倍。[29] 至 1984 年，已超過 12 億美元。[30] 俄羅斯獨立後，華俄關係仍以經貿與文化爲主。從 1992--2000 年，兩國貿易總值如下[31]：

年　份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貿易總值(單位：百萬美圓)
1992	23	345	368
1993	73	641	714
1994	164	1097	1261
1995	174	1628	1802
1996	141	1064	1205
1997	173	1237	1410
1998	138	844	982
1999	108	1183	1291
2000	186	1379	1565

由以上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一)將近十年內，華俄兩國貿易關係雖有有進展，但很不穩定，1996 年達到最高點，總值爲 18 億美元，次年降回到 12 億美元。至今，未曾超過此一數字。(二)在雙邊貿易上，我國出口少，進口多。進口的主要商品包括黑色及有色金屬、鐵合金、煤、石化產品、人造纖維、有機化學物質、綜合橡膠、牛皮紙、紙板、電力設備、金屬處理設備及煤鋼中間產品等；我方出品的

[27] N. 魯欽科(Nikolai Lutsenko).，「與合灣面對面」，**莫斯科新聞周刊**，1992 年，期 39，頁 13。
[28] Ye. 阿法納賽耶夫(Yevgeny Afanasyev)，「再論兩個中國」， **莫斯科新聞周刊**，1992 年，期 40，頁
[29]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頁 2。
[30] **中國時報**，八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頁 23。
[31] **中華民國統計月報**，民國 81-89 年。

主商品爲紡織機器、包裝設備、電器、金屬薄片、個人電腦及其零組件、影像器材等。(三)台灣在俄羅斯亞大地區貿易夥伴中，名列第四。但是，以 2000 年爲例，我國對俄羅斯的出口只佔我國出口總值的 0.13%，而進品只佔 0.98%。可見雙方貿易尚有不小的發展空間。

1997 年 9 月，華俄正式簽訂航空協定。1998 年 1 月，簽署兩國海運通航協議書，兩國海運正式展開，約有數百艘船隻航行在華俄之間，僅 2000 年，俄羅斯船隻運抵台灣的貨物就達到三十萬噸。[32]1999 年七月，台灣工商協進會與俄羅斯商工總會在台北簽署合作協議書以加強兩國貿易關係。[33]

華俄間延宕最久的是兩國航空線的建立，由於一些商業和技術開題[34]，至今未見直接通航。2000 年春，雙方協議在台北與海參威之間實施包機通航[35]，結果曇花一現，首航之後未能繼續，竟無疾而終。兩國航空交通遲遲未能建立，不能不影響雙方各個層面的合作與交流。

華俄文化交流，進展相對順利。早在 1991 年，爲培訓中俄交流所需的俄語人才，中華民國政府實行加強俄語教育專案，爲期四年，每年以公費派送三名俄語教師赴俄羅斯進修語一年，考選六名大學畢業生派往俄羅斯深造，修取俄國語文學高級學位。同時，台灣自費前往俄羅斯留學或遊學的人數也逐漸增加。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教育部制訂了章程，給予俄羅斯大學生獎學金，來台學習華語或研究台灣經濟。1998 年 5 月，簽署兩國政府間交換留學生協定，兩國政府各自遴選五名學生交換學習；同月，雙方簽署了科技合作協定。[36] 最近兩年來，實際上我國教育部每年選派赴俄修俄語的人數超過十人。可以預期，這些人都是未來華俄文化流與合作的生力軍。目前，國內各大學學習俄語的人數也在一千名左右。在俄語教學上，俄籍教授扮演重要角色。國內不僅設有俄羅斯語文學研究所碩士班，而且已出現博士班。

兩國之間文藝團體的往來，亦早已開始。一般而言，台灣居民對俄羅斯的古典藝術，諸如芭蕾、交響樂、劇院等極爲嚮往，充滿好奇。在最近一兩年內，就有不少芭蕾舞團、交響樂團、音樂家、民歌團體等來台表演。目前，俄羅斯媒體在台灣尚沒有設辦事處，但是俄羅斯的新聞記者經常來台走動。此外，俄羅斯議員、相關代表不時出席在台灣舉行的國際會議。在台灣舉辦的各種工業、電腦、書籍等展覽會，俄羅斯是常客。

柒．結語：失衡關係 有待突破

十多年來，中華民國與俄羅斯聯邦關係的發展，有進步，無突破。例如，在

---

[32] 崔福諾，「臨別的話」，**台北全景**(俄文版)，3/4 月號，頁 38。
[33]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8 日，頁 2。
[34]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八年八月 9 日，頁 3。
[35] *China Post*, May 2,2000，p.12.
[36] **1999 年世界年鑑**(台北：中央通訊社，民國八十九年)，頁 449。

貿易關係上，至 1996 年，盛極而衰，至今未恢復舊觀。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先天失衡，後天失調，如雙方不作適當的調整，則難有重大突破。

基本上，政經關係的不對稱，彼此認知的不平衡，相互溝通的不流暢，是雙方實際交往受阻的主要因素。事實上，任何國家要把政治和經濟關係斷然分隔是十分困難的。如今，中華民國視俄羅斯爲一獨立國家，而俄羅斯卻認定中華民國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此很多問題不可能由兩國政府作正式協商，而在民間或非正式的談判中，又不容易產生積極的結果，即使有結果，也不易付諸實行，華俄航空問題是一個具體而明顯的實例。至今，華俄開始交往已經十數年，但這兩個社會畢竟曾經隔絕數十年，彼此音容兩茫茫，雙方人民面對面時，依然好奇多於了解。其次，在台灣經貿領導階層中，通曉英語者比比皆是，能說俄語者卻是鳳毛麟角，因此雙方只能作不很完整的間接交際，很難推誠相見，盡歡而散。在這種半身不遂的條件下，大部分的對話、會談或磋商，成效就不會很好。

台灣與俄羅斯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也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互補之處頗多。基於兩國人民的相互經濟利益與文化發展，雙方理應克服阻礙，在既有的基礎上，推展兩國各個層面的關係。目前，華俄關係發展所達成的水平與雙方實際潛相去甚遠，有待兩國人士共同努力以赴，克服困難，追求突破。

儘管如此，對兩國發展的前景，人們有理由樂觀期待。因爲，兩國人民的合作交流、相互了解與彼此認知事實上正在日益加深中。